

## 伊澤修二與小川尚義的語言觀 —從日語教育的觀點論述—

黃幸素

義守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本論文以伊澤修二與小川尚義對於戰前日語教育的見解，來考察兩者的語言觀。1895年，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初期因社會情勢混亂，雙方語言無法溝通，因此口語表達能力的培養，為日語教育的首要目標。但從語言學習要素來分析，當時的日語教育有兩個因素須考慮。一則為台日兩語言之間的互補與干涉。二則為當時的日語其書寫與口語不同調，即所謂言文不一致的現象。本論文就此兩點，以伊澤修二與小川尚義曾參與編輯的教科書為考察對象，將其假名與台語文字之使用上作一比較，從中探討兩者語言觀的差異。

從教科書的分析當中，我們發現，小川尚義認為文字只不過是語言的工具，它的功用在於忠實地呈現聲音。因此，只要能將聲音表出的文字符號，都可以記述任何語言。所以他力排言文不一的現象，強調假名的表音特質，將假名修改為更具系統化與合理化。小川尚義稱自己修改後的假名表記方式為「記音假字法」。他認為只要使用此記音表記法，不僅可提高日語學習效果，更是日台溝通的最佳媒介。反觀伊澤修二為了顧及中央與殖民地的連繫，他選擇聽寫一致的表音假名教學的同時，也將言文不一致的表記方法，帶入當時的日語教育。至於台語的意思表述，伊澤修二選擇了倚靠漢字而非假名。從這些文字的選用來看，小川尚義比伊澤修二更徹底貫徹表音文字，語言是藉由聲音傳達之語言觀。

關鍵字：言文不一致、記音假字法

### 前言

現今在台灣所實施的外國語教育—日語教育，其實早在1895年，日人統治台灣時，就已經開始實施。雖然那時候台灣為日本的殖民地，所實施的日語教育名為「國語教育」，但從學習者與教授者不同母語這一點來看，日治時期的「國語教育」應視為外國

語教育的一種(以下稱日治時期的國語教育，為日語教育)。也正因為母語不同，如何善用學習者的母語與避免母語干涉，在實施的過程裡，為一重要考量因素。本論文所謂的母語，意指的是台語(當時稱為土語)。此外，當時在日本國內，所使用的日語處於「言文不一致」的狀態。所謂「言文不一致」即文章書寫時，所使用的假名與口語發音略有不同。例如「家」發音為/ie/假名表記應為「イエ」，但在當時書寫時卻要書寫成「イヘ」/ihe/，這種書寫時所用的假名表記，現今稱為舊假名，以別於說寫一致的現代假名(現代假名於 1910 年才正式使用)。但這種「言文不一致」的假名表記，為當時以會話為主的日語教學，帶來不便。因為，學習者除了練習口語之外，還得記憶書寫的方式。這對於語言學習不僅產生障礙，且降低學習效果。因此，就語言學習要素分析而言，日治時期的日語教育，有兩個因素須考慮。一則為日台兩語言之間的互補與干涉。二則為當時的日語其書寫與口語不同調，即所謂言文不一致的現象。本論文就此兩點，從 1.日語教育經歷、2.所參與編輯的教科書其文字使用(簡略為教科書上的文字使用)、3.分析教科書上的假名表記，探討兩者對於「言文不一致」的看法(簡略為假名的使用)、4.教科書上台語的文字使用(簡略為台語的文字使用)之四個面相，探討伊澤修二與小川尚義其語言觀之差異。

## 1. 日語教育經歷

隨著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來台，掌管教育工作的學務部長伊澤修二(以下簡稱伊澤)眼見當時社會情形混亂，台日雙方無法溝通，導致政策難以推展之局面，因此認為實施日語教育為當務之急。這可從伊澤來台不久後回日本，在國家教育社的餐會上「實施教育之前，須實施日語教育。當今的課題是研究台灣人在學習日語時的難易處。」<sup>1</sup>其發言可窺之。因此伊澤來台不久後，隨即在芝山巖(現今芝山岩惠濟宮)募集士林鄉紳，親自教授日語。隨後，又在各地廣設國語傳習所，推廣日語教育。而當時的學務部除了推廣日語教育之外，另一項任務則為圖書的編纂。依 1896 年 4 月至 1897 年 3 月《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裡所記載的圖書編纂，大多以日語教授相關書籍為主。這些書籍幾乎是以台日兩語對譯的方式來呈現。也因此，伊澤積極至日本國內招募小學教師來台協助教育工作(當時來台的教員稱為講習員)的同時，又請當時東京大學語言學教授上田万年，推薦語言學人材，以擔任台日對譯圖書的編纂工作。上田教授的弟子小川尚義(以下簡稱小川)欣然接受此項任務，於 1896 年 7 月隨著講習員們來台。關

---

<sup>1</sup> 伊澤修二 1958 年 《伊澤修二選集》 信濃教育會 585-586 頁

於這一段來台的經過，小川於記念芝山巖 30 周年記念刊物裡有著詳細的敘述<sup>2</sup>。

1897 年伊澤因預算被刪減，學務部縮編改為學務課，因此憤而離台。在台時間雖僅一年半，但他所實施的日語教育，不僅成為台灣日語教育界的濫觴，同時也為日本海外日語教育開啓首頁。伊澤離台後，小川仍繼續留任於在學務課，擔任書籍編纂的工作。1900 年台灣總督府頒布公學校用圖書審查規程，教科書採檢定制。也就是說，教科書的編輯不再由台灣總督府統轄，民間也可以自行編輯教科書。當時小川被任命為審查委員之一<sup>3</sup>。1901 年，鑑於台灣與日本國內民情的不同，必須設置圖書編譯機關，因此台灣總督府發布圖書編修職員官制第 83 號，將教科書的編修及檢定的職責合併為一，設置編修官 2 名、編修書記 5 名。小川被任命為編修官<sup>4</sup>。1909 年，台灣總督府官制中改正第 127 號，除了編修官及編修書記的編制之外，又增加了至各教育機關視察的視學官制度。小川除編修官一職外，又被命令兼任視學官。1910 年小川由編修官被擢昇為學務課長。1911 年為編修課長直至 1916 年<sup>5</sup>。之後受台灣總督府的委託編纂日台辭典，1930 年轉任台灣帝國大學。從這些經歷看來，小川雖未實際地參與教學工作，但他的職務與當時的學校教育，有著密切不可分的關係，特別是在教科書編纂方面。此外，擁有語言學背景的他，對於當時的日語教育，更無法置之不理。除了積極參與討論研究外，對於教科書的表記方式更有他獨特的見解。

1898 年，台灣總督府以 8 歲以上 14 歲以下的台灣兒童為對象，設置公學校。將國語傳習所的日語推廣教育，正式納入公學校教育體系。而擔任初期公學校的日語教師，大多來自日本國內的小學教員。對於這些來自日本國內的小學教員而言，如何教導不同民族的兒童學習日語，可說史無前例、無所遵循。但是為了達成有效率且最佳的學習效果，國語學校的橋本武等教師們，自組成「国語研究会」<sup>6</sup>，研究如何有效地教導台灣兒童學習日語。該研究會雖為自主性的組織，但對於台灣總督府在日語教育決策上，卻有著一定的影響力。而小川雖不是日語教師，卻經常出席該研究會，積極參與討論。不僅如此，小川並在該會擔任評議員一職，審查入會會員資格<sup>7</sup>。由此可見，小川對於當時的日語教育，其熱心的程度與舉足輕重的地位。也因他的影響力，他反對公學校的教科書，採用日本國內「言文不一致」的假名表記方式，而提出自我的表記方法。在台灣

<sup>2</sup> 吉野秀公 1927 年《台灣教育史》株式会社日日新報社 18-24 頁

<sup>3</sup> 台灣教育會 1939 年《台灣教育沿革誌》台灣教育會 61 頁

<sup>4</sup> 同上 62 頁

<sup>5</sup> 同上 145-147 頁

<sup>6</sup> 請參照蔡茂豐 1989 年《台灣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史的研究》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 349-386 頁

<sup>7</sup> 国語研究会 1900 年《国語研究会報》第一号 6 頁

的日語教育界頗為人知的山口喜一郎，在他的《日語教授原論》(新紀元社 1943年)裡，言明對於當時公學校教科書《台灣教科用書國語讀本》1至12卷，及其會話教科書《國民讀本參照 國語科話方教材》1至6卷，所採用的假名表記即為小川所提倡的。以下，就針對依小川所提倡的假名表記法所編纂的教材，與伊澤所參與編纂的教材，在假名與台語文字使用上作一整理。

## 2. 教科書上的文字使用

如上述，伊澤來台後，開始致力於台灣人的日語教育研究。至明治30年離台為止，共出版了I《日本語教授書》II《新日本語集甲》III《台灣適用國語讀本初步上卷》IV《台灣適用會話入門》四冊日語教科書<sup>8</sup>。在此，將這四冊教科書，與上述依小川所提倡的假名表記方法所編訂的《台灣教科用書國語讀本》，在文字使用上作一概括性的敘述。《國民讀本參照 國語科話方教材》其假名表記方法與《台灣教科用書國語讀本》相同且無台語註解，在此予以省略。上述的教科書為直寫，在此以橫寫的方式呈現。台語的八聲音調符號不表記，僅以(附有八聲音調符號)來表示。

### I《日本語教授書》(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 1895年)

所使用的237用例當中，其文字使用方式有下列(1)(2)(3)(4)四種。其中以(1)假名上，標註台語的漢字為多數，其次則為(3)全假名表記或(4)漢字混合假名使用。(2)漢字與用假名標註台語發音的方式為最少。

(1)「ワタシ<sup>我</sup> ニ アナタ<sup>汝</sup> ノ ハナ<sup>的</sup> ヲ クダサイ<sup>與</sup>」174例。

(2)「<sup>ホオコ\*アリエエホエ</sup>與我汝的花」(ハナヲクダサイ)6例。

(3)「サクジツ タイホク ニ ユキマシテ カサ ヲ カイマシタ」42例。  
(昨日，去台北買雨傘。黃幸素註)

(4)「馬ト牛ガ田ノ中ニ居ル」15例。  
(馬和牛在田中 黃幸素註)

### II《新日本語集甲》(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 1896年)

為會話課本。分為單字與會話部分。單字部分如例(1)，會話部分如例(2)。文字使用

依假名—日文漢字—台語發音假名表記(附八聲音調符號)—台語漢字之順序編列。

<sup>8</sup> 請參照黃幸素 2003年〈台灣の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伊澤修二の教授法をめぐって〉，《言語文化研究》第2号 104-114頁

(1)イネ 稲 チウア 稻仔

(2)モット <sup>インゲ</sup>急 <sup>ココアココキン</sup>再加趕緊

### III 《台灣適用國語讀本初步上卷》(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 1896年)

為讀本課本。如下例(1)(2)所示。(1)為日文，(2)為台語意思註解(只使用漢字，不附加讀音)。日語方面大多以假名表記，人名地名及些許的名詞採漢字表記。

(1)本國 デハ 台湾 ノ ヤウ ニ 野 ヤ 山 ニハ アリマセヌ カラ、  
ニハ

ニ ウエ オキマス

(2)在本國，不是台灣的樣，因為郊及山，無碗花，所以有栽在庭裡。

### IV 《台灣適用會話入門》(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 1900年)

會話課本。如下所示，分為會話與台語註解。台語註解與 II 同，不僅使用漢字，讀音也用假名表示(附八聲音調符號)。

クリ ヲ 下サイ <sup>ラッ</sup>栗 <sup>チイ</sup>子 <sup>ホオ</sup>與 <sup>ゴア</sup>我

### 《台灣教科用書國語讀本》(台灣總督府 1900-1902年)

為日本政府實施初等教育，公學校第 1 期讀本教科書，共 12 冊，1—4 冊皆為假名表記，無漢字。第 5 冊以後才漸漸出現些許名詞以漢字表記。每一課分為「本文」如例(1)，「應用」如例(2)，與「土語讀方」如例(3)，之三部分。「土語讀方」即為台語讀音(附八聲音調符號)，其意思內容與日文本文無關連，且只出現到第 6 冊。以下的用例為第 2 冊第 4 課。

(1)ハヤク オイデナサイ ヨイ キモノ キセマシヨオ。

(緊來給你穿好衫。 黃幸素註)

(2)ハヤク オイデナサイ、 ヨイクツ オ ハカセマシヨオ。

(緊來給你穿好鞋。 黃幸素註)

(3)カアキヌライ チツチェン スイ エ ボヲ ア ベエホオ リイ チイ

(較緊來這頂美的帽子要給你戴。 黃幸素註)

綜觀上述各教科書的文字的使用，不難發現，直接以假名記述的居多。其中不同的是，在台語的文字使用方面，伊澤以假名表記台語讀音外，又借用漢字作為台語的意思表述。而小川則不倚靠漢字，只用假名來表記。關於這一點於 4. 「台語的文字使用」中

詳述。

### 3. 假名的使用

上述教科書的文字使用情形來看，在日語表記方面，以假名直接表記居多。這與培養會話能力為當時的日語教育目標有關。所以即使是作為閱讀課本的《台灣適用國語讀本初步上卷》與《台灣教科用書國語讀本》，也以訓練口語表達能力為主要的編輯目標。在此考量下，教科書的編輯直接採用假名書寫的方式，達到說寫一致，方便學習者背誦與運用。但是，如前所述，當時的日語處於「言文不一致」的狀態。這種說寫不一致的表記方式，對於會話能力的增進有所阻礙。關於這一點，伊澤與小川的看法如何，以下將上述教科書所使用的假名，依《日本語教育事典》現代假名與舊假名之對照一覽表（日本語教育學會 1989 年 566 頁），分為「假名」「長音」「拗音長音」<sup>9</sup>三大類進行考察，藉此了解兩者其假名使用之異處。為使圖表簡單明瞭，教科書的書名不再重複書寫。伊澤的教科書以 I、II、III、IV 代號來表示。使用的假名與說寫一致的現代假名（助詞仍承襲舊假名的表記方式）相同者，則不計使用次數。如 I、II 在「ウ」的使用上，與現代假名相同，所以只列出而不計算使用次數。與現代假名不同，但教材統一使用同一假名作為其表記的話，則不計算使用次數。如現代假名助詞/e/以「へ」表記，但小川的教科書裡統一使用「エ」表記，在此則不計算其使用次數。只有舊假名表記才計算使用次數。如表 1，伊澤在 I/i/ 的假名表記裡，採現代假名イ，而在 III 的地方則採用舊假名表記 𠄎(17)ヒ(49)，在整冊教科書裡出現次數達 17 及 49 次<sup>10</sup>。「0」則代表教科書中無出現此類假名。圖中虛線下行的假名為助詞。調查的結果如表 1。

由表 1 調查的結果得知，伊澤在假名的使用上比較複雜，表音式的現代假名與舊假名混合使用。雖然，伊澤在台灣首先編訂的《日本語教授書》(2-4 頁)裡明白指出，為達有效的學習，不拘泥於舊假名的表記方式，發音與書寫應一致。所以「上」應如發音/ue/記成(ウエ)，而不依舊假名表記方式寫成(ウへ)/uhe/。長音的表記更是排除複雜的舊假名表記方式，採「一」（日語稱為「棒引き假名遣い」）來代替。但是，我們也從表 1 注意到，伊澤在使用表音式假名或舊假名時，是有其選擇性的。這可從舊假名的使用比

<sup>9</sup> 「假名」部分、因「ジズツヂ」四假名大多以「ジズ」出現且出現頻率很低，在此予以省略。「長音」為「ユウ・オウ・コウ・ソウ・・・」等，匯整為ウ前一母音/u/ /o/+ウ之方式表記。「拗音長音」則為「シュウ・ニユウ・ショウ・ニョウ・・・」等，匯整為ウ前一母音/-yu/ /-yo/+ウ之方式表記。

<sup>10</sup> 假名次數計算方式，《日本語教授書》依其假名記述原則，請參照黃幸素 2002 年〈台湾の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最初の指導用書『日本語教授書』の一考察〉，《言語文化研究》創刊号 61-73、《新日本語言甲集》《台灣適用國語讀本初步上卷》《台灣適用會話入門》則採逐句挑選。《台灣教科用書國語讀本》則依小川尚義〈假名遣二関スル調〉所定的原則。

率及使用次數上得知。I、II、IV使用舊假名的比率及次數，沒有III讀本課本來的高。雖然，III也是以培養口語能力而編的教材，但伊澤爲了讓台灣學生到日本時，也能適應日本國內的舊假名，閱讀日本國內所出版的書籍，於是將讀本課本採舊假名表記。這一點可以從伊澤於1908年來台參加鐵路開通儀式的演講中得知<sup>11</sup>。其演講詞當中，對於完全沒有顧及到日本國內與台灣之間的差別，採用完全表音式假名表記的小川，有些許的批評與責難。

小川的假名表記，雖然接近現代假名，但又與現代假名有些許不同，小川自稱此假名表記法爲「記音假字法」。從表1可看出，「記音假字法」與舊假名的繁雜性有了強烈的對比。不僅完全採用記音的方式，其中隱含著小川對於語言的學習，除了講究效率之外，更講究其合理性之看法。這可從助詞與長音表記方式來看。小川認爲文字必須忠實地呈現聲音，所以助詞既然發音爲/o/ /e/ /wa/就理當寫成「オエワ」而不是/o/ /he/ /ha/的「ヲヘハ」。但這因與舊有書寫習慣不同而引來批評。對此小川給予「只是眼睛不習慣，而感到奇異罷了」<sup>12</sup>之冷淡的回應。此外，小川對於語言學習也考量合理與否。在長音的表記上，他除了力排繁雜的表記方式外，對於伊澤所使用「一」長音表記方式也予以駁斥，認爲「一」無法明確表示「アイウエ・・・」五十音裡的哪一個音，所以他主張，依長音前一假名的母音/u/ /e/ /o/，將其長音表記爲/u/+ウ、/e/+エ、/o/+オ；拗音/-yo/ /-yu/的長音則表記爲/-yo/+オ、/-yu/+ウ，力求語言學習的合理性與經濟效益。而小川的語言教授原則的產生背景，如前述，來自於著重於口語的表達，而非文章閱讀的日語教育環境。爲了減少無謂的勞力、提高學習效果，除了採用經濟效益高的表音式假名外，對於文字的使用，也給予合理化以方便記憶。這與「同一語言作表達時，採用何種文字對於內容思想的表達毫無影響。文字無法直接表達思想，因此，文字只不過是將語言轉換成有形的工具」<sup>13</sup>之小川的語言觀，有著密切的關係。這種認爲文字只不過是語言的工具、思想的傳達是藉由聲音表出之語言觀，也間接影響小川在台語文字上的使用。

#### 4. 台語的文字使用

不管是伊澤或小川，日治初期的日語教育因情勢所須，口語能力及聽說能力的培養

<sup>11</sup> 伊澤修二 1908年〈台灣教育に対する昔の感〉《台灣教育會雜誌》第81号 1109-1118頁

<sup>12</sup> 小川尚義 1902年《國民讀本参照假名遣法》台灣總督府學務課 20-21頁。此資料引自 富田哲 1998年〈日本統治時代初期台灣における日本語研究—國語教授研究会および小川尚義の研究について—〉，《日本語教育》第99号 101頁 黃幸素中譯

<sup>13</sup> 小川尚義 1900年〈假名遣二関スル調〉《國語研究会報》第1号 9頁

，為第一優先考量。在這情勢所逼之下，伊澤與小川的教授法，著重聽與說教學，採用日語對日語的直接教授法，也為勢在必行。而台語充其量只不過是幫助記憶的一種輔助工具罷了。對此一輔助工具的表記方式，伊澤不僅使用假名，也選擇了漢字；而小川只選擇了假名表記，即所謂「記音假字法」。

日本據台之前，台灣的教育以書房的漢文教育為主。伊澤來台後，為了打破日台無法溝通的僵局，將雙方共通的語言—漢字導入日語教育。希望能藉此迅速地打破無法溝通的局面。但是從 2.「教科書上的文字使用」情形來看，日文還是直接以假名來表記居多。伊澤其最終目的，還是在於如何提高台灣人的日語能力，漢字的使用只不過是一時之選。但日語教育正在逐漸推廣時，伊澤卻因故離台。倘若伊澤繼續主導台灣的日語教育，他是否仍然借用漢字的力量，繼續推廣日語呢？這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從伊澤離台後，極力推動日清韓三國的共同漢字大整合，於 1908 年所出版的《同文新字典》<sup>14</sup>來看，漢字對於伊澤而言，不僅是一種語言工具，更是締造同盟國的最佳溝通工具。但是，對台灣人而言，漢字不單只是一種溝通工具，也是教養的表徵。也因此，初期的公學校在招生上倍感辛苦<sup>15</sup>。因為一般的台灣人認為漢文比日文要來得有教養多了。但對於文字只不過是語言的工具、文字的使用須考慮其效率的小川而言，漢字是不符合其經濟效益的。小川在「国語研究会」演講時，最針對漢字與「記音假字法」，在記述台語時的利與弊提出以下的看法<sup>16</sup>。

只要本國的五十音假名的一部分，及「夕」行「サ」行的符號字與出氣音符號・八聲符號等僅六十幾個符號，即可以表達台語的全部，這與須記幾千個漢字所花的勞力相比較之下，孰重孰輕一目瞭然。特別是台語在書寫時，難找到適當的漢字，用漢字來記述台語，倍感困難。

無疑地，這是小川自身對於聲音與文字的觀念，反映於台語的文字表記上。只要忠實地表現出聲音的文字皆可作為表記方式。小川以是否忠實呈現聲音為第一考量，強調文字的表音作用。所以文字的表記不可以影響發音的正確性。這由小川在《訂正台灣十五音字母詳解》(台灣總督府學務課 1901 年)裡，將《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台灣總督府學務課 1896 年)裡的鼻濁音/-ng/的表記由「グ」/gu/ 改為「ン」中，可見其端倪。除此之外，於小川編著的《国民讀本参照假名遣法》(台灣總督府學務課 1902 年)結尾裡，「本國語的談話以表音記述，台語也以表音記述。如此一來，假名若能成為

<sup>14</sup> 埋橋徳良 1991《伊沢修二の中国語研究》銀河書房 69-77 頁

<sup>15</sup> 黃幸素 2005 年，〈戦前台湾の初期日本語教育—漢文教育との関わりについて—〉，《言語文化研究》第 4 号 177-186 頁

<sup>16</sup> 小川尙義 1900 年，〈假名遣二関スル調〉，《国語研究会報》第 1 号 37 頁 黃幸素中譯



廣泛思想溝通之利器，那假名可說是已盡其當作一語言手段之職責。」之小川的論述來看，「記音假字法」被視為緩和台日雙方無法溝通之窘境的最佳語言手段。當然，台日兩語言的「記音假字法」的表記原則，越接近越容易學習。或許因為這個原因，小川在《訂正台灣十五音字母詳解》裡屬於/en/的音由エイ改為エエ，以附和上述日語長音 /-e/ + 工 的表記原則。

排除台日雙方的語言障礙，為日治初期語言教育的一大課題。小川依自己的語言觀，試圖以「記音假字法」來解決雙方的溝通障礙。除此之外，「記音假字法」的另一目的為，藉由以假名記述台語較漢字表記簡易明瞭之優勢，將台灣人舊有的教育習慣—書房的漢文教育，轉向公學校教育。為此，當時任編修官的小川，派自己的部下岡本要八郎與平澤平七兩位編修書記，至各地聚集書房教師，以「記音假字法」教授台語的讀音表記。希望未到公學校接受日語教育的書房學生，也能透通台語假名表記的學習，間接學習日語。承如岡本要八郎與平澤平七於大稻埕公學校教授台語「記音假字法」的實習報告裡，「國民讀本發行以來已經過八年半。在這期間，關於讀本中的「土語讀音」教授法，希望能在各地廣為研究」<sup>17</sup>所言，《台灣教科用書國語讀本》1—6冊的台語假名表記，為「記音假字法」的教授範例。希望藉由以假名記述台語讀音的方式，間接推廣日語，導引書房的學童進入公學校就讀。所以說「記音假字法」不僅是小川語言觀的表徵，同時也是小川普及日語教育的一種語言手段。

## 結論

日治初期，台灣總督府最重要的課題是，如何普及日語、推廣日語教育，讓殖民政策順利推展。身為學務部長的伊澤與曾任學務部要職的小川，當然不可能置身其外。為了普及日語教育，讓台日雙方溝通無礙，兩人的日語教育皆著重聽與說的訓練。雖然教育目標相同，但從教科書的假名及台語文字上的使用，可看出兩人對於語言兩大要素—聲音與文字之看法有所不同。伊澤，為了顧及中央與殖民地的連繫，他選擇聽寫一致的表音假名教學的同時，也將言文不一致的表記方法帶入當時的日語教育。而在台語的意思表述方面，雖然伊澤來台後，編纂《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以假名作為台語發音的表記方式。但是從教科書的文字使用來看，伊澤對於意思表述仍然選擇了倚靠漢字而非假名。反觀小川，認為文字只不過是語言的工具，它的功用在於忠實地呈現聲音。因此只要能將聲音表出的文字符號，都可以記述任何語言。所以在強調聽與說能力培養的

<sup>17</sup>岡本要八郎・平澤平七 1908年，〈台灣語の假名書き教授に関する二時間の実験〉，《台灣教育會雜誌》78号 784-786頁 黃幸素中譯。

初級階段，他主張排斥使用舊假名，強調假名的表音特質，將假名表示方式修改為更具系統化與合理化，即小川自稱的「記音假字法」。他認為使用此記音表記法，不僅可提高日語學習效果，更是台日溝通的最佳媒介。從這些文字的選用來看，小川比伊澤更徹底貫徹表音文字，語言是藉由聲音傳達之語言觀。

## 參考文獻

- 蔡茂豐. 1989 年《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史的研究》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
- 蔡錦雀. 2001 年 〈解題 台湾教科用書国民読本について〉《台湾教科用書国民読本》久留米大學
- 黃幸素. 2003. 〈台湾の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伊澤修二の教授法をめぐって〉《言語文化研究》第 2 号 聖徳大學大學院言語文化學會
- 黃幸素. 2005. 〈戦前台湾の初期日本語教育—漢文教育との関わりについて—〉,《言語文化研究》第 4 号 聖徳大學大學院言語文化學會
- 小川尚義. 1900. 〈假名遣二関スル調〉《国語研究会報》第 1 号 台灣日日新報社
- . 1907. 〈答弁二題〉《台湾教育会雑誌》第 66 号 台灣教育會
- . 年代不詳. 〈字音ト土語ノ音〉,《新撰台湾会話問答》第 6 編
- 中田敏夫. 2002. 〈台湾教科用書国民読本「応用」の考察〉,《国語国文学報》第 58 集 愛知教育大学國語國文研究室
- . 1993. 〈台湾教科用書国民読本「土語読方」部の日本語訳〉
- 廖繼思. 《愛知教育大学研究報告》第 48 集
- 伊澤修二. 1908. 〈台湾教育に対する昔の感〉,《台湾教育会雑誌》第 81 号 台灣教育會
- . 1958. 《伊澤修二選集》。信濃教育會。
- 岡本要八郎・平澤平七. 1908. 〈台湾語の假名書き教授に関する二時間の実験〉,《台湾教育会雑誌》78 号。台灣教育會。
- 平澤平七. 1908. 〈台湾語の假名書きについて〉,《台湾教育会雑誌》78 号 台灣教育會。
- 猫裡生. 1908. 〈台湾語の假名書き論〉,《台湾教育会雑誌》81 号 台灣教育會
- 岡本要八郎. 1909. 〈台湾語の假名書きに就きて猫裡君に答ふ〉,《台湾教育会雑誌》82 号 台灣教育會。
- 富田哲. 1998. 〈日本統治時代初期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研究—国語教授研究会および小川尚義の研究について—〉,《日本語教育》第 99 号 日本語教育學會。
- 吉野秀公. 1927. 《台湾教育史》株式会社日日新報社
- 台灣教育會. 1939. 《台湾教育沿革誌》。台灣教育會。
- 埋橋徳良. 1991. 《伊澤修二の中国語研究》。銀河書房。

表1 伊澤修二與小川尚義之假名使用對照表

(現)音韻		(現)假名	舊假名	伊 沢	小 川
假 名	/i/	イ	イ・ヰ・ヒ	I ヰ(1)ヒ(1)II イ III ヰ(17) ヒ(49)IV ヰ(40)	イ
	/u/	ウ	ウ・フ	I ウ II ウ III フ(2)IV フ(1)	ウ
	/e/	エ	エ・エ・ヘ	I エ II ヘ(1)III エ(10)ヘ(27) IV エ(4)ヘ(14)	エ
		ヘ	ヘ	I エ(6)II ヘ III ヘ IV ヘ	
	/o/	オ	オ・ヲ・ホ・フ	I オ II ヲ(6)III ヲ(35)ホ(8) フ(1)IV ヲ(2)	オ
		ヲ	ヲ	I ヲ II ヲ III ヲ IV ヲ	
	/ka/	カ	カ・クワ	I クワ(3)II カ III クワ(7)IV カ	カ
	/ga/	ガ	ガ・グワ	I グワ(1)II ガ III グワ(1)IV ガ	ガ
	/wa/	ワ	ワ・ハ	I ハ(1)II ワ III ハ(23)IV ハ(2)	ワ
		ハ	ハ	I ハ II ハ III ハ IV ハ	
長 音	/u/+u	/u/+ウ	/u/+ウ・フ	I— II— III フ(7) IV —	/u/+ウ
	/o/+u	/o/+ウ	/-o/・/-a/・	I— II— III/-a/+ウ(71)	/o/+オ
			/-wa/・/-e/+ウ・フ	IV /-a/+ウ(2)	
/e/+e	/e/+エ	/e/+エ	I 0 II 0 III 0 IV 0	/e/+エ	
拗 音 長 音	/-yu/—	/-yu/+ウ	/-yu/+ウ・フ	I— II— III フ(7) IV —	/-yu/+ウ
	/-yo/—	/-yo/+ウ	/-ya/+ウ /-e/+ウ・フ	I— II— III/-ya/+ウ(3) /-e/+ウ(37) IV —	/-yo/+オ

# **The View of Language of Isawa Shuji and Ogawa Naoyosi**

## **--- based on their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Hsing-su HUANG

*YiShou University*

This is a paper of the view of language of Isawa Shuji and Ogawa Naoyosi, who were Japanese teachers, based on their opinions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prewar days.

In 1895 when Japan began to rule over Taiwan, they had the training of conversation as the main object in the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we should consider two elements of the language as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of those times. The one is the supplement and interruption between two languages; Taiwanese and Japanese. And the other is un-unification of the written and spoken Japanese. I considered these two elements through the usage of the Japanese characters used in text books whose production they participated and edited.

As the result, Mr. Ogawa excluded the un-unification, regarded the letter only as the inscribed symbol of the sound and invested ‘inscription method of the sound by using Japanese characters.’ He thought this method would be useful to break situation where was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On the contrary, Mr. Isawa introduced unification of the Japanese to prevail Japanese language and develop its conversational ability, and also introduced un-unification to make equal both educations in Japan and Taiwan. Besides he used Chinese characters to inscribe Taiwanese as well as Japanese kana letters which Mr. Ogawa used.

Seeing usage of the letters, it is proved that Mr. Ogawa used phonetic symbol more thoroughly than Mr. Isawa and that he thought of the languages as the expression by sound.

Key words : un-unification of the written and spoken Japanese、the inscription method of the sound by using Japanese kana letter.

黄辛素